文化變局論壇徵群眾意見

爲政府將成立文化局集思廣益

▲同時為工廈藝術家關注組主席的周俊輝，積極為文化界發聲　本報攝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洪捷報道：**香港終於要成立文化局，又驚又喜，是不少文化藝術界人士的心情回應。喜，是多年來爭取的一個專注統籌文化工作的政府部門終於要成立；驚，是擔心局長人選，文化政策未能符合業界價值觀、資源分配、推廣工作、擴闊空間等各方面的要求。五月十二日，由一批文化界人士組成的「文化界聯席會議2.0」舉行了一場「文化變局論壇」，匯集文化藝術工作者及關心文化發展人士的想法與訴求。

平日租給演藝界排練的Loft Stage，其中一間小小的排練室，當天密密麻麻地聚集着「文化變局論壇」的出席者，大會統計約有百餘人出席。

擬大綱提「十點要求」

「文化界聯席會議2.0」召集成員之一周俊輝介紹說，根據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關於重組政府架構的建議，將增設文化局。從民政事務局接掌文化科和西九文化區的工程策劃組，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接掌「創意香港」，以及從發展局接掌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。此外，文化局也會與教育局合作推廣藝術教育，與區議會攜手在地區推廣藝術。

該「聯席會議2.0」擬定了「文化局政策範疇大綱」，共有十點要求，包括：保障文化自由及權利，支持多元文化及培育本土認同，推動文化觀點的跨局實施，創造有利民間有機發展的空間，推動藝術發展，普及與提升藝術教育，營造文化空間，促進文化及藝術經濟，營造社區文化，保育文化遺產。

兩小時的論壇，大部分時間留給與會人士自由發表意見，「聯席會議2.0」表示這次是要集思廣益，之後會向立法會及政府反映。

浸會大學的老師Sunny表示，誰任文化局長不重要，監察最重要，這方面民間應積極參與。他認爲可以參考外國的文化政策與架構，但未必要模仿，香港應有自己模式的文化發展方向。資深文化人蔡甘銓也同意該說法，成立監察組織是很實際的需要。藝術行政人員梁展峰提出成立民間文化局，以民間自治方式，向政府提出意見，增強界內的凝聚力。

不局限於界內利益

現場觀衆Linda覺得，文化不會只是藝術，或只講資源分配，最好是整體顧及一個廣義範疇的文化。她發覺現在一提起文化發展，人們只想着幫年輕人發展，也應照顧一些中年人士或更多不同階層的人士。另一位出席者陳先生也認爲，文化範疇好大，不可只講藝術，他提出文化局應給文化一個好的環境去發展，資源分配要得當，在推廣文化時不應以引導性的方式去做。藝術家陳錦成覺得文化局在太短時間內成立，應多些時間討論、研究。

香港中文大學一名教師不贊成以對立的方法與政府溝通，他呼籲「聯席會議2.0」爭取加強認受性，爭取更多業界支持，然後與政府商討。一名政府部門人員提醒大家，架構中若沒有文化局，政府各部門在執行政策時便不會思考文化方面的政策，他也同意文化局局長應是熟悉文化的人士。

藝術家蔡仞姿認爲香港要培養文化土壤，在教育方面培養文化意識，不應只是想着運用文化去製造利益，而是強化人的內心素質。一名劇場工作者表示，文化應包括更多人文科學、公衆文化的事，例如讓多些劇場工作者有排練的地方，保留一些本土特色的行業，如一人印刷廠，舊式工藝等。

有與會者發覺文化工作者與群衆有距離，政府應開放更多公共空間，讓文化人深入群衆。但舞蹈家楊春江反而覺得，應提倡更多文化研究與實驗，不可一味降低文化的層次，而是提升群衆的文化水平。

一名出席者發覺，這次的論壇大家都沒有只要求個別界內利益，希望「聯席會議2.0」能繼續生存，也相信政府會歡迎這種有建設性的組織，他更希望「聯席會議2.0」成爲文化界交流宣傳的平台。

周俊輝最後表示，「聯席會議2.0」成立只有一星期，在搜集意見後會向政府反映，也呼籲關心文化發展人士出席下星期六（五月十九日）在立法會舉行的「三司十四局聽政會」，熱心表達意見。

▲楊春江認為近年已有許多社區文化節目，應推動多些文化研究與實驗，提升文化層次　本報攝

▼出席論壇的人士踴躍發言　本報攝

▲巨大「心」型畫布慶母親節　本報攝

母子心手相印慶母親節

【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三日電】今天是母親節，廣州市青年文化宮今天上午舉行「媽媽我愛你　感恩母親節」活動，孩子們和媽媽一起用手掌黏上赤橙黃綠青藍紫的顏料，印在一個巨大的「心」上，共同裝飾漂亮的巨大「心」型畫布，寓意母子、母女心手相印。場面熱鬧、溫馨，吸引不少市民駐足圍觀。

母親節，是表達母親養育之恩的節日。青宮舉辦的「媽媽我愛你　感恩母親節」活動，旨在弘揚中華民族孝道的美德，借母親節在青少年中傳揚識感恩、知孝義的傳統，做一個有道德的人。活動消息發布後，雖然距離活動舉辦日只有一天時間，卻引發廣泛響應，不到半天就有五十多對母子、母女報名參加，達到參加活動人數的上限，其中有的來自單親家庭、有的來自異地務工人員家庭、還有的來自貧困家庭。讀五年級的小雲說，由於家庭不富裕，已經很久沒有跟媽媽逛北京路了。她參加這個活動既是母親節送給媽媽的禮物，也可趁此機會跟媽媽聊天、逛街。

活動現場，被粉色氣球、粉色背景板裝飾下的青宮南門，顯得非常溫馨、溫情，門前的北京路上鋪着一張7.3M×3.2M裝飾漂亮的巨大「心」型畫布，孩子們向媽媽敬上一杯清茶、奉上一個擁抱、送上一個香吻、說上一句愛語後，和媽媽一起用手掌黏上赤、橙、黃、綠、青、藍、紫的顏料，印在那個巨大的「心」上。不久，五顏六色的手印就遍布在畫布上，頗爲亮麗，寓意母子、母女心手相印。

參加活動的母子、母女不少穿着親子裝，務求與衆不同，相當搶眼。在印手印時，母子、母女們一齊比劃、商量如何才印得漂亮、印得特別、印得出位，令現場親情洋溢，相當溫馨。當今，自上而下的垂愛可謂無微不至，但自下而上的盡孝則顯得淡薄。青宮負責人表示，這個活動不是爲了「救贖」，只是想喚醒孩子們那顆與生俱來的孝心，難怪在現場，孩子一杯清茶、一個擁抱，已令媽媽熱淚盈眶了。

◀圖為女兒送香吻給媽媽，令媽媽高興不已　本報攝

忍無可忍

事事關心　威少

看到這個標題，讀者可能以爲我要講中國對菲律賓的挑釁忍無可忍，準備小試牛刀，用武力教訓一下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「官二代」總統。我絕對贊成這樣的正義行動，但今天想談的是剛剛辭世的英國猶太裔美髮大師沙宣（Vidal Sassoon），因爲他最後一次爲別人剪髮恰恰是由於對那人的頭髮「忍無可忍」。我是從BBC的一個專訪中聽到這個故事的。

沙宣在意大利有一個小別墅，幾年前他去那裡度假，讓一位英國朋友大衛住在他的別墅裡。大衛白天出去工作，晚上到酒吧演奏搖滾樂，他的髮型讓年近八十的美髮大師難以接受。「你在我這裡住一個星期，我每天都要見到你這個爛髮型，這眞讓人忍無可忍。」於是，沙宣找出剪刀，給這位無名的搖滾樂手免費修剪了頭髮。

提起往事，出身貧寒的沙宣說，他和弟弟幼年時都被送進倫敦的猶太裔孤兒院。他十五歲去髮廊做學徒，幫客人洗頭，因爲他母親逼他學一門手藝。後來，他靠一把剪刀「鬧革命」，打破常規，改變了英國婦女的髮式，因而被稱爲「美髮界的香奈兒」，成爲倫敦名人的「御用髮型師」。他利用自己的名氣創辦了美髮用品公司，其最暢銷的產品是沙宣洗髮香波和護髮素。但與皮爾・卡丹、聖羅蘭等名師不同，沙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售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（這家公司最終被跨國集團寶潔公司收購）。從那以後，他無需再理公司的事，開始舒舒服服地用這筆巨大的財富安享晚年。這難道又是猶太人特有的智慧？

「不求人」和「孫之手」

南墻集　阿　濃

我只要稍有出汗，背脊就有一處特別癢。偏偏我的手搔不着那癢處。天氣漸熱，我每次外出散步，到半路便有汗出，背脊便開始癢，很想有一根俗稱「不求人」的抓癢器即時給我抓抓。

說來奇怪，我知道我起碼擁有四枝「不求人」，到要用時卻一枝也找不到。只得到一元商店去找。如今的一元商店已經很少賣加幣一元的貨，結果我找到了，竹製的一種，長45厘米，闊3.5厘米，我嫌它太長，帶在身邊不便。那好像人手的部分未經打磨，很容易刮傷皮膚。售價是加幣1.99元，合港幣約16元。我買了一枝，雖然覺得不太合用，卻也聊勝於無。

偶然經過一家日本二元商店，這家店大部分物品售二元，我戴的一款電子表，常結的一款領帶都售二元。雖是日本店，這兩件貨品卻都註明中國製造。在健康用品貨架上我看到一款精緻的「不求人」，售價也是二元，特色是可以伸縮，拉到最長34厘米，足夠用了；縮到最短22厘米，一枝普通毛筆的長度，可以放進手袋、西裝袋。我散步時也可以袋在身邊了。

細看包裝紙版，知道英文叫Retractable Bamboo Backscratcher，中文叫「竹製伸縮性搔癢耙」，日本除意譯這個名字外又叫「孫之手」，爺爺請孫子幫着搔背，多溫馨！

傻話

紐約抒懷　王　渝

這個星期《紐約時報》的日記專欄，刊出一則短文，作者在一家意大利餐館用餐，見到著名的歌手阿特・葛芬柯（Art Garfunkel），便走過去跟他招呼。此人返回餐桌，朋友問他去跟名人說了什麼。他說：「我告訴他，我的名字也叫阿特。」他的朋友聽了後，認爲他說的是愚不可及的傻話。

這件事隔了兩天，《紐約時報》另一專欄中起了回響。這篇文章中稱，說傻話是很普通的事，人人都說傻話。不過遇到了名人，似乎更犯這種傻勁。

我就是個常說傻話的人。今天上午，我在法拉盛文教中心講「欣賞現代詩」，討論出乎意外地生動活潑，高興之下我的傻話出籠：「我有個朋友比我還慘，演講完台下沒有反應。」有人回應道：「王老師，我們反應這麼熱烈。你怎麼還說慘呢？」我馬上糾正說：「我講錯了。我比那位朋友幸福多了。」

我第一次見到的名人是柏楊。那時他的專欄紅遍台灣，結集出版的單行本暢銷又長銷。讀高中的我，結識了好幾位跟我一樣喜歡空想的朋友，有志一同想辦報紙。我們抱着這個空想去拜訪了柏楊。起初都是我們在說話。說些什麼想不起來了。柏楊耐心聽完我們敘述，認眞分析，得出的結論，不再是辦報紙。由此可以想像，我們都說了些什麼傻話。

沒有苦難

采蘋　舒　非

假如不是晚年的王洛賓跟台灣女作家三毛有一段情，引起了轟動，人們還沒有那麼關注這位爲藝術獻身的音樂大師。

起因是香港女作家夏婕的報道，使三毛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音樂家還活在新疆。三毛千里迢迢從台灣跑到烏魯木齊找到了王洛賓。一個是八十歲的滄桑老人，一個是四十七歲的女作家。他們有互相吸引的共同點，就是都熱愛文學藝術，都有詩人的氣質，都特別浪漫。但是年齡差距太大，各自的經歷太複雜，心靈也比常人敏感。這樣的年紀，這樣的背景，這樣的愛情，根本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最後是三毛黯然離開新疆。兩個星期之後，王洛賓收到了三毛一封「絕筆書」。過了幾天，王洛賓從新聞裡知道三毛自殺身亡的消息。當然，三毛自殺不能完全歸罪於王洛賓，但是對個性浪漫，一生歌詠愛情的王洛賓不啻是個巨大的打擊。他後來用自己最拿手的本事，寫了一首深情款款的歌給三毛。

王洛賓活到八十三歲去世。那已經是九十年代中，他獲得平反，他死後被高度評價。但是我總想到他生前受過的苦難。

王洛賓的歌一點苦難的感覺都沒有，所有的歌曲都是輕鬆悅耳的。對生命的熱愛，對眞愛的追求，對美好事物的嚮往。王洛賓雖然活得苦，但是他的天性是樂觀浪漫的，歌曲都是美好的。

埋沒的血腥

生命特寫　葉特生

我們正在慶祝民國百年之際，有個老外學者問我關於辛亥革命後，漢人屠殺在南京市的滿人的經過。起初我還以爲她說的是太平天國時期，天王洪秀全的「嚴種族之辯」，命令凡太平軍攻城掠地之處，將所有滿族人全部滅絕。

她說不然，指的是一九一一到一二這兩年間的大屠殺。我糊塗了，民國成立，何等歡騰，從沒聽過民國後還有這滅族慘事。於是上網查看。

推翻滿清後，是權力眞空期，各省反清組織在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」的口號下，分別發生大小不等的排滿事件，以示和清廷徹底決裂。從辛亥首義的武昌城開始，一位外國傳教士描述了當時的屠殺情形：街上躺着近萬具滿族男女的屍體，死的很慘，其中八百多具單獨放在一扇大門外。而西安、荊州、杭州、廣州、南京等地都發生大規模報復行動，逾十萬滿人被殘殺，當時的滿人一般都改了姓氏，換了服裝和髮飾，躲到鄉下，說自己是漢人，皇族愛新覺羅家族改漢姓爲「金」。許多旗人因失了朝廷供給，淪爲乞丐和妓女。

在南方駐守的八旗兵放下武器向革命軍投降，依然難逃一死，雖然政府一再制止，但滿人大部分已遭難。

《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》記載：「當時杭州河南等地，革命人士把砍下的旗人人頭扔進井筒子裡，一個一個井筒子塡得滿滿……。」規模最大的是十月二十二日，駐防在西安的兩萬多名八旗兵及家眷，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屠殺。

無意中看到這段被教科書埋沒的血腥歷史。也許埋沒是對的：「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」，兩百多年滿族有一日報應在他們子孫身上，豈不也是理有固然嗎？史家將這段歷史隱去，避免今後再有冤冤相報，算不算功德一件？

君子遠庖廚

飛蓬集　少　塵

記得第一次去丈人家，家裡買了活雞，姥姥問我，會宰嗎？我想，一隻雞算什麼，便答應：我來。活雞在我手裡，亂撲騰，我手刃其頸，雞就不動了。姥姥把它放入開水盆裡褪毛，誰也沒想到，雞突然翻身展翅，滿院亂飛，我抓到它仔細一看，原來刀口割在頸背上，它沒有斷氣，慌忙補上一刀。我的英雄事跡成了太太一輩子的笑料。

聖賢有言：君子遠庖廚，大意是指懷仁愛之心，不動殺氣，原是孟子引用《禮記》裡的話說給齊宣王聽的，應該是孟子贊成的觀點。但莊子不同，他講過一則庖丁解牛的寓言，對庖丁神乎其技的解牛術，從哲理上給以高度評價，可見君子也是各有見地。

孔子愛吃肉也是肯定的。他做先生，有教無類，學費不貴，三束肉乾即可。但先生食不厭精、膾不厭細，吃肉的講究較多，所謂割不正不食之類，給後人定下許多規矩。以夫子爲榜樣來分析，君子可以喜愛吃肉，是否遠離廚房，可能要看生活條件了。

古代人吃肉不易，所以談到國家大事，就說「肉食者謀之」，但這些「肉食者」「心太軟」，看不得殺牲，故而躲得遠遠的，把殺牲的任務留給粗人們去做。可惡的是，他們吃肉，是君子；粗人們宰殺，是小人。所以君子遠庖廚這話信不得，也沒必要去照辦。

拾破爛

東風西風　關　平

讀到一則網上文章，說有個近年從中國來美國的新移民，因年紀稍高被公司裁員，找不到工作，一籌莫展，見居住城市的老外的例子，把心一橫，向他們學習，到街上拾破爛撿瓶子，發覺工作並不辛苦，而且收入不錯。

職業無分貴賤，不外是個人的自尊心問題。在中國社會，拾破爛被視爲骯髒的工作，業者都是無家可歸的社會低層。大家都看不起這些工作，久而久之，正經人家不願意去做。如果換個角度，把拾破爛視爲環保工作，促進物資再循環，業者配備先進設備工具，看作正常工作，大家的抗拒性便降低了。

我在三藩市灣區居住那些年頭，也有過處理易拉罐和玻璃瓶的經驗。主要是一家幾口喝汽水啤酒儲下來的瓶瓶罐罐。初時是放到廢物收集公司發來的膠桶，讓他們拿去，還要付環保處理費。後來看見有些超市停車場內有再循環物資回收站，把瓶瓶罐罐賣給他們可以換回超市的購物券，於是把瓶瓶罐罐留下來，大概每月一次拿到回收站，每次可拿回十多二十美元。

在回收站所見，去賣東西的主要是壯年白人，四、五十歲左右，衣服打扮不太清潔，有時在街上也碰到他們或帶個大膠袋，或推一輛超市購物車，逐一垃圾箱尋寶去。我懷疑這些人主要是醉漢或者癮君子，否則大好壯年，找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其實不難，哪用拾破爛找生活。

質疑

雅俗坊　姍　而

香港坊間常使用「質疑」的字眼，這或是批判性思維訓練的結果。一事當前，香港社會必有不同聲音，從各角度批評，這就是質疑了。在民主社會，這種思維有其好處，政府各項運作有了多雙監察的眼睛，也多了思考的角度。但要平衡各種質疑聲音，找到行事方案，有時卻費時失事。港珠澳大橋被「質疑」了幾年，成本飆升至兩百五十億港元。

有的「質疑」只因浮想連翩，無事實根據。近日說有個港大畢業的碩士生，就任候任特首工作團隊的臨時職位，因在內地曾是共青團員，於是有人質疑這種背景是「種官」。

說話人大可不必把這類組織視如洪水猛獸。在內地，少年先鋒隊員在小學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在中學和大學，佔了該年齡層人數起碼一半。不少少年和青年都以入隊入團爲榮，也意味着要負有責任，要在各方面起帶頭作用。社會上對這類組織現在也有不同看法，但加不加入可以自決。這些群衆性組織在當下，活動也漸趨鬆散自由。

不少移民到港的內地人，特別是讀書留下的內地生，都經歷過這些階段。他們來港純屬個人選擇，並無政治使命。「種官」質疑頗似政治審查，若這些人求職就業都需作背景交代，就與「文革」侵犯私隱的做法如出一轍，也會挑起港人的分化。對這類事宜多一點平常心，勿用「質疑」想像嚇着了自己。